



2026年春晚吉祥物“骋骋”

## 春晚吉祥物“骋骋”的原型就是它

据居世界之首,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境内普氏野马总数已突破900匹,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被国际公认为物种“重引入”的成功典范。

在张赫凡所著的《荒野归途——中国野马保护纪实》一书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经过我国几代野马保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曾一度在野外消失的野马,人工繁育种群不断壮大,并重建了野外种群,结束了野马故乡无野马的历史。普氏野马保护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提升了我国濒危物种保护的国际影响力,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心,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奇迹。野马的“重生”,如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野生动物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野生动物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骋骋”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直观点体现。随着“骋骋”在春晚舞台亮相,普氏野马这一生命奇迹将被全国亿万观众知晓。从戈壁荒漠到春晚舞台,这段跨越四十年的拯救故事,正在新时代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篇章。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讯** 记者许乐报道,春晚“骋骋”原型竟是它!12月1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吉祥物形象,“骐骥”“骠骊”“驰能”“骋骋”四匹骏马活潑可爱,意气风发,其中,“骋骋”的设计原型是普氏野马。

春晚吉祥物刚刚发布,记者第一时间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乔木西拜普氏野马监测站,采访到被誉为“野马公主”的该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赫凡。

“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也很激动,普氏野马是我们新疆的生物名片和文化名片,这是我们大家的骄傲。”张赫凡介绍说:“作为地球上唯一现存的野生马种,普氏野马是拥有6000万年漫长进化史的‘生物基因活化石’。如今,中国普氏野马种群数

我的每一个特征——直立的鬃毛、粗粗的脖颈、脚蹼的环纹——都是荒野的亲笔签名。我采食时塑造植被,我奔跑时开辟生态走廊,我的存在让一片土地重新完整。

所以,当你听见戈壁风中传来苍劲的马嘶,请知道那是我——普氏野马,不是温顺的符号,而是活着的、呼吸的、未被驯服的荒野本身。我的故事,是一封来自6000万年前的自白书,而今天,这封信终于回到了它该在的地方。

(本报记者许乐、马乾、陈传松)



扫码看视频

## 普氏野马:写给世界的一封信

大家好,我是普氏野马——地球上最后的野生马。当人类为骏马的优雅倾倒时,请记住,我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不是任何马的表亲,我是荒野本身的署名。

**我的身体,是荒野的原始手稿**

站在你面前的我,肩高仅1.2米,敦实如一块风化的戈壁岩。我的鬃毛粗而直立,像一丛拒绝驯服的荆棘——这与家马垂顺如瀑的长鬃截然不同。我的脖颈粗短有力,背线平直,完全为了在荒野中负重前行而生。再看我的腿:相对较短,脚蹼处有一圈深深的暗色环纹,这是家马早已消失的古老印记。我的蹄子圆小坚硬,无需蹄铁保护,天生就能叩响砾石与冻土。

最特别的是我的眼睛。那里没有家马的温顺与依赖,只有永恒的警觉与独立。我的耳朵时刻转动,捕捉四方声息;我的嗅觉

能分辨数公里外的水源。这一切,都是6000万年荒野生活写进基因的记忆。

**我的生活,是自然的原始律法**

我们以家族为群,在戈壁荒漠中自由迁徙。一匹强健的公马引领着几匹母马和它们的后代,我们的秩序依靠嘶鸣、耳朵的角度和与生俱来的默契。每日的生活简单而永恒:行走、觅食、寻找水源。我们用嘴唇灵巧地挑选牧草,反复咀嚼,在广袤中辨识安全的路线。

季节是我们生命的节拍器。夏季,我们寻找阴凉;冬季,我们的皮毛变得格外厚实,甚至能刮开雪层寻找草根。我们的奔跑不是为了竞赛,而是为了生存——逃离危险,追逐水草,在星空下站立入眠。

**我与家马:两种进化路径,两个世界**

人类常将我们混淆,但我们流淌着相

似血液,却活成了完全不同的存在。家马高大优雅,是为了人类的骑乘与审美而生;我敦实坚韧,是为了在严酷自然中独立存活。家马的鬃毛可被编织,我的鬃毛只为抵御风寒;家马依附于人的照料,我依靠家族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家马的基因中刻着万年驯化史,它们与人类文明共同演进;而我,保持着地球上最原始的野生马血统。我不是被培育的品种,我是自然选择的原稿,是荒野尚未被改写的核心。

**归乡四十年,野性重鸣**

40年前,我们跨越万里回到新疆故乡时,曾笨拙地重新学习如何做一匹真正的野马。如今,当我们的嘶鸣再次响彻卡拉麦里,那不仅是物种的回归,更是荒野本身的复活。

**2010年、2012年**

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开始将部分普氏野马调运至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散放(大围栏适应)。

**2012年**

中国实现普氏野马种源的首次输出,向蒙古国输送了4匹种公马,回馈国际社会。

**2017年**

新疆向甘肃输送7匹普氏野马,支持当地种群建设。

**2021年**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入12匹普氏野马,开始了高寒地区的野化适应试验。

**2024年**

截至2024年底,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已累计繁殖普氏野马815匹,成活率居世界首位;卡山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数量增长至357匹。

**2025年4月15日**

宁夏贺兰山传来喜讯,放归的普氏野马产下第一匹马驹,证明贺兰山环境适宜野马繁衍。

**2025年6月3日**

第二批普氏野马在贺兰山成功放归。

**2025年8月7日**

官方宣布中国普氏野马种群总数已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

**2025年12月**

甘肃敦煌西湖保护区普氏野马种群数量达到212匹。

扩散与交流·跨区域保护  
(2010-2025)

## 为世界留住一声马嘶

□本报编辑部

四十年前,一批特殊的“游子”跨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欧洲回到了它们的故乡——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它们是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野马”的普氏野马。四十年间,这群失而复得的生灵从最初的11匹,到如今已形成数百匹的野外种群,在卡拉麦里的戈壁上重新扬起烟尘。它们的蹄声,正叩响着中国对自然态度的深刻变迁。

马年春节吉祥物“骋骋”带着祥瑞之气跃入亿万大众视野时,那圆润可爱的造型背后,隐约回荡着另一种更为苍劲的马嘶——那是穿越了天地边缘,回归重生的宣告。普氏野马奔腾在广袤的天地之间,见证着生命与土地最原始、最坚韧的契约。

曾几何时,人类文明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的征服。普氏野马从被发现到被捕杀,再到在故土绝迹,它们的命运是不幸的。然而,它又是幸运的,正是从它们消失的那一刻起,反思的种子开始萌芽,当散落在世界的最后一个个体重新回归原居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就此展开。

这四十年的归途,不是一帆风顺的凯歌。从围栏适应到野外放归,从种群繁衍到领地冲突,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挑战。科研人员与保护区工作者在荒漠中风餐露宿,与狼群周旋,与蚊虫搏斗,水源短缺进行着看不见的持久战。其间有幼驹夭折的痛楚,

有效失败的挫折,更有种群增长带来的欣慰与新的管理难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器则是科学、耐心与超越功利计算的担当。这些守护者的背影,勾勒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扎实的轮廓。

普氏野马种群的恢复,其意义远不止于增加了一个濒危物种的数量。它们是生态系统中的“基石物种”,它们的采食、践踏、迁徙,无形中塑造着荒漠草原的植被结构与生态平衡。它们的回归,像一把钥匙,正在试图打开一扇曾经被关闭的生态之门,带动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复苏。这声嘶马嘶,呼唤的不仅是一个物种的生存权,更是一种更为完整、健康、富有韧性的自然图景。保护它们,就是保护自然系统自我调节与更新的能力,就是保护人类自身长远发展的可能。

更深层地看,这声马嘶也在拷问着我们:对“发展”与“进步”的界定,在一个崇尚速度与效率的时代,普氏野马的回归显得如此“缓慢”甚至“低效”,它无法直接用GDP衡量,其“产出”是隐性的、长期的,关乎生态安全与文明品质。然而,正是这种对“慢收益”的坚持,对非功利价值的守护,标志着这个社会走向成熟的程度。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进步,必须是包含生态文明发展在内的全面进步;真正的财富,必须包括生物多样性这笔人类共同继承的宝贵遗产。

“从春晚吉祥物‘骋骋’蕴含的奋进寓意,到戈壁普氏野马真实的回归历程,两者共同指向一种更为深沉有力的民族精神:那是追求物质丰裕的同时,不忘守护精神与自然的家园;是在面向未来驰骋之时,仍能听见并回应来自生命本源的回响。”

当前,普氏野马的未来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栖息地能否持续完整?人与自然的冲突如何妥善化解?生物多样性怎样得到长期保障?这些问题,仍需持续的努力与智慧。它们的命运,如同一个精密的指针,丈量着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真实深度与持久力。

留住这声马嘶,就是留住一份敬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对生命固有的、不因人类实用主义而减损其价值的敬畏。留住这声马嘶,也是留住一份希望。“它证明,只要人类愿意纠错,愿意付出努力,一些看似不可逆的损失仍有挽回的可能。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对抗走向和解。最终,这声在戈壁重新响起的马嘶,应当成为文明乐章中一个永恒的音符——它不高亢,却深沉;不喧嚣,却有力;它提醒着我们,一个能够容得下野马奔腾的国家,其胸襟必定是辽阔的。其未来必定是可持续的。这声马嘶,为新禧而鸣,为中国而鸣,也为所有渴望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鸣。



甘肃敦煌西湖保护区普氏野马种群数量达到212匹。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何龙马乾  
专家顾问 张赫凡 马新平